



世界经典戏剧 全集

美国卷

下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I 13 / 28

20

世界经典戏剧全集

美国卷

下

申慧辉 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阿瑟·密勒(1915—)

阿瑟·密勒(Arthur Miller, 1915—), 美国剧作家。是如今在世的美国剧作家中最资深者。他是波兰犹太人后裔, 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考入密歇根大学读书。他的早年生活在独幕剧《两个星期一的回忆》(1955年)中有具体描述。密勒是一个有社会良心的艺术家, 关心并参与社会活动。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, 他因拒绝说出同志姓名而被判“藐视国会罪”。他还连续两届出任国际笔会主席一职。1984年, 他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“肯尼迪荣誉奖”。他的主要剧作有:《吉星高照的人》(1944年)、《全是我的儿子》(1947年)、《推销员之死》(1949年)、《萨勒姆的女巫》(又译《严峻考验》或《炼狱》, 1953年)、《桥头眺望》(1955年)、《维希事件》(1964年)、《堕落之后》(1964年)、《代价》(1968年)、《创世记及其他》(1972年)、《大主教的天花板》(1977年)、《美国时钟》(1980年)、《克拉克》(1991年)、《碎玻璃》(1994年)等。他还写过长篇小说《焦点》(1945年)、短篇集《我不再需要你》(1967年)、电影剧本《不合时宜的人》(1961年)和《为时间演奏》(1980年)、回忆录《时移世变》(1987年), 以及游记等散文作品。

此处选用的中译本《推销员之死》是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英若诚先生翻译、密勒先生亲自导演的人艺演出本, 全文尚未在国内发表过。在此谨向提供译本的英若诚先生和顾威先生表示谢意。

推 销 员 之 死

(两幕私下的谈话及一首安魂曲)

英若诚 译

人物

威利·诺曼
琳达(其妻)
比夫(其长子)
哈皮(其次子)
伯纳德
某妇人
查 利
本伯伯
霍华德·瓦格纳
珍 妮
斯坦利
佛赛特小姐
莉 塔

地点

本剧发生于威利·诺曼家室内和庭院中,以及他去过的纽

约和波士顿的几个地方。时间是今天。

第 一 幕

〔可以听见长笛演奏的一支旋律。乐声轻微而优美，使人想到草原、树木和一望无际的天边。幕启。〕

〔观众面前出现的是推销员的家。可以感觉到这个家的背后和四周都是高耸的、棱角分明的建筑。照耀着这所房子和舞台前部的只有从天上照下来的青光，周围区域则笼罩着一种愤怒的橘红色。灯光再亮一些以后，观众可以看清，这所小小的、脆弱的房子深隔在周围坚实的公寓大楼之中。因此这个地方有一种梦似的情调，仿佛从现实中升华起来的一场梦。房子中央厨房的摆设确实很现实，有一张餐桌、三把椅子和一个电冰箱。但是看不见别的摆设。厨房后墙有一扇挂着帘子的门，通向起居室。厨房右边是一间卧室，地面比厨房地面高出二英尺，里面只有一张铜架床和一把直背椅子。在床上方的格架上放着一个银制的体育竞赛奖品。卧室有窗，窗外就是旁边的公寓大楼。〕

〔在厨房后面，地面比厨房地面高出六英尺半，是两个儿子的卧室。现在这里几乎全笼罩在黑暗中，只能模糊地看到两张床和后墙上的一扇小顶窗。（这间卧室处于那间看不见的起居室的上层。）左边有一道弯曲的楼梯，从厨房通上来。〕

〔整个布景全部或者在某些地方是透明的。这座房子的屋顶轮廓线是单线画出的，在轮廓线上下都可以看到那些公寓大楼。房子前面是一片台口表演区，从舞台前部，伸展到乐池上方，呈半圆形。这个表演区代表这家的后院，威利的幻想场景以及他在城里活动的场面也都发生在这里。每当戏的展开处于现在时态，演员都严格地按照想像中的墙行动，只能通过左边的门进入这所房子。但是当戏的发生处于过去时态，这些局限就都打破了，剧中人物就从屋中“透”过墙直接出入于台前表演区。

〔威利·诺曼，推销员，手里拎着两个装样品的大箱子，从右方上。笛声继续。他听得见笛声，但并没有注意。他六十多岁了，穿着朴素。仅从他横穿舞台走到房子大门的几步路也看得出他累极了。他打开门锁，进入厨房，松了一口气，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抚摸着累疼了的手掌。他情不自禁地长吁一口气，感叹地说了句话——可能是“够钱，真够钱”。他关上门，然后通过挂帘子的门，把手提箱拿到起居室去。

〔在右边的屋里，他的妻子琳达在床上翻动了一下。她起床，披上一件睡袍，侧耳听着。她通常是个乐呵呵的人，但多年来已经形成克制自己的习惯，决不允许自己对威利的表现有任何不满，——她不仅仅是爱威利，而且崇拜他，威利反复无常的性格、他的脾气、他那些大而无当的梦想和小小的使她伤心的行为，似乎对她只是一个提醒，使她更痛心地感到威利心里那些折磨他的渴望，而这些渴望在她心中也同样存在，只不过她说

不出来，也缺少把这些渴望追求到底的气质。

琳 达 （听到卧室外威利的声音，有些担心地叫他）威利！

威 利 别担心，我回来了。

琳 达 为什么？出了什么事？（短暂的停顿）是出了什么事吗？
威利？

威 利 没有，没出事。

琳 达 你不是把车撞坏了吧？

威 利 （不在意地，有些烦躁）我说了没出事，你没听见？

琳 达 你不舒服了？

威 利 累得要死，（笛声逐渐消失了。他在她身旁床上坐下，木然地）干不了啦。琳达，我就是干不下去了！

琳 达 （小心翼翼、非常体贴地）你今天一天都在哪儿？你的气色坏透了。

威 利 我把车开到杨克斯那儿过去不远，停下来喝了一杯咖啡。说不定就是那杯咖啡闹的。

琳 达 怎么？

威 利 （停了一下）忽然间，我开不下去了。车总是往公路边上甩，你明白吗？

琳 达 （顺着他说）噢。可能又是方向盘的关系。我看那个安吉洛不大会修斯丢德培克牌的车。

威 利 不是，是我，是我。忽然间我看到速度是一小时六十英里，可是我根本不记得刚才的五分钟是怎么过去的。我——我好像不能集中注意力开车。

琳 达 也许是眼镜不好。你一直没去配新眼镜。

威 利 不是，我什么都看得见。回来的路上我一小时开十英里。从杨克斯到家我开了差不多四个钟头。

琳 达 （听天由命）好吧，你就是得歇一阵子了，威利，你这样干下去不行的。

威 利 我刚从佛罗里达休养回来嘛！

琳 达 可是你脑子没得休息。你用脑过度，亲爱的，要紧的是脑子。

威 利 我明天一早再出车。也许到明早就好了。这双鞋里头该死的脚弓垫难受得要命。

琳 达 吃一片阿斯匹灵吧，我给你拿一片，好不好？吃了能安神。

威 利 （纳闷地）我开着车往前走，你明白吗？我精神好得很，我还看风景呢。你想想看，我一辈子天天在公路上开车，我还看风景。可是琳达，那边真美啊，密密麻麻的树，太阳又暖和，我打开了挡风玻璃，让热风吹透我的全身。可是突然间，我的车朝着公路外边冲出去了！我告诉你。我忘了我是开车呢，完全忘了！幸亏我没往白线那边歪，不然说不定会撞死什么人。接着我又往前开——过了五分钟我又出神了，差一点儿——（他用手指头按住眼睛）我满脑子胡思乱想，简直什么怪念头都有。

琳 达 威利，亲爱的。再去跟他们说说吧。为什么不能叫你在纽约上班呢。

威 利 纽约用不上我。新英格兰那边我有路子！新英格兰离不开我！

琳 达 可是你六十岁了。他们不能仍要求你每个礼拜都在外边跑。

威 利 我得给波特兰打个电报。原来说好的，我应该明天早上

十点钟见布朗和摩里逊,给他们看这批货。他妈的,我准能把它卖出去!(他开始穿外衣。)

琳 达 (把外衣拿到一边)你何不明天一早就到霍华德那儿去,告诉他你非在纽约上班不可。亲爱的,你就是太好说话了。

威 利 要是老头子瓦格纳还活着,纽约这一摊早归我负责了!他是好样的,有魄力。可是他这个儿子,霍华德这小子却不知好歹。我头一次往北边跑买卖那会儿,瓦格纳公司还没听说过新英格兰在什么地方呢!

琳 达 亲爱的,你干吗不把这些话告诉霍华德呢?

威 利 (受到鼓舞)我是要告诉他,一定告诉他。家里有奶酪吗?

琳 达 我给你做点三明治。

威 利 不,你睡吧。我去喝点牛奶。就上来。孩子们在家吗?

琳 达 他们睡了。今天晚上哈皮给比夫约了女朋友,带着他玩去了。

威 利 (感兴趣)真的?

琳 达 看着这两个孩子一块儿刮脸,真叫人高兴,两个人在浴室里,一个挨着一个。然后一块儿出去。你闻到了吗?全家都是刮胡子膏的味儿。

威 利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?干了一辈子都是为了替这所房子付款。最后房子算是归你了,可是房子里没人住了。

琳 达 唉,亲爱的,过时的东西就得扔掉,生活就是这么回事。

威 利 不,不对,有些人——有些人就能创出点事业来。我今天早上走了以后比夫说了什么没有?

琳 达 你不该那么批评他,威利。尤其是他刚下火车。你不应

该对他发火。

威利 我他妈的什么时候发火来着？我就是问他赚到钱没有，这就叫责备？

琳达 可是亲爱的，他上哪儿赚钱去？

威利 （又着急又生气）他身上憋着股子情绪。变得那么阴，我走以后他道歉了吗？

琳达 他可垂头丧气了，威利。你知道他多么崇拜你。我看等到他真能够发挥他的长处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就都高兴了，就不打架了。

威利 他待在农场里怎么发挥长处？那也叫生活吗？当个农业工人？一开头，他还年轻，我想嘛，年轻人，到处闯闯也好，各种行当都试试。可是已经过去不止十年了，他一个礼拜还挣不了三十五块钱！

琳达 他还没得发挥呢，威利。

威利 三十五岁了还不得发挥，就是丢人！

琳达 嘘——！

威利 毛病就在他懒，他妈的！

琳达 威利，我求求你！

威利 比夫就是个懒汉！

琳达 他们都睡了。你去吃点东西。下楼去吧。

威利 他回家来干什么？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回家来。

琳达 我不知道。我看他还是没找到方向，威利。我看他很空虚。

威利 比夫·诺曼居然找不到方向。在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，这样一个年轻人——这么招人喜欢的年轻人，居然找不到方向，而且他多么勤奋。别的不说，比夫有一个特

点——他不懒。

琳 达 从来不懒。

威 利 (充满了同情和决心)我明天一早见见他,跟他好好谈谈。我给他找个差事,当个推销员。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成个大人物。我的老天!记得吗,他上中学的时候,那些孩子们成天跟着他转!他要是冲谁一笑,那个孩子马上就得得意非凡啊。他在大街上一走……(陷入回忆中。)

琳 达 (努力想打断他的沉思)威利,亲爱的,我今天买了一种新的美国式奶酪,能搅和着吃的。

威 利 你明知道我爱吃瑞士奶酪,干吗买美国的?

琳 达 我想你也许愿意换换口味——

威 利 我不想换口味!我要吃瑞士奶酪,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?

琳 达 (用笑掩饰着不安)我还以为能让你意外一下呢。

威 利 干吗你不把窗户都打开,我的老天?

琳 达 (非常耐心)都开着呢,亲爱的。

威 利 咱们在这儿被他们憋死了。砖墙、窗户,窗户、砖墙。

琳 达 当初咱们应该把旁边那块地也买下来。

威 利 街上汽车排成了队。这里整个地区就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。草都不长,后院连根胡萝卜都种不出来。应该定一条法律,禁止盖公寓大楼。还记得那边的两棵漂亮的榆树吗?记得我跟比夫还在树上安了个吊床吗?

琳 达 是啊,好像离开城里有一百万里远似的。

威 利 那个包工的把两棵树都砍了,应该把他抓起来。他们把这片地方毁了。(出神)我越来越怀念那些日子,琳达。

到这个季节丁香和紫藤该开花了，然后是牡丹，还有黄水仙。屋里多香啊！

琳 达 没办法啊，人们总得有个地方住啊。

威 利 不是，是现在人多了。

琳 达 我看也不是人多，我看——

威 利 就是人多了！这个国家就要毁在这上头！人口失去控制了。竞争激烈得叫人发疯！你闻闻这座公寓大楼的臭味儿！那边呢，又是一座……怎么还能吃搅拌奶酪呢？

〔在威利说最后一段话时，比夫和哈皮在床上起身，倾听着。〕

琳 达 下楼去吧，你尝尝。声音轻点。

威 利 （转向琳达，内疚地）宝贝儿，你不是为我担心吧，啊？

比 夫 怎么回事？

哈 皮 听着！

琳 达 你这么精明强干，有什么可担心的。

威 利 琳达，你真是我的依靠。

琳 达 你就是弦绷得太紧，总把些小事看得那么严重。

威 利 我不跟他争吵了。他要是愿意回得克萨斯，就让他去吧。

琳 达 他会找到路的。

威 利 那当然。有些人就是大器晚成嘛。像爱迪生就是。还有那个橡胶大王，古德里奇。他们两个当中有一个还是聋子。（朝卧室门走去）比夫准行，我信得过他。

琳 达 还有，威利——礼拜天要是暖和，咱们坐汽车到郊外去玩吧。把挡风玻璃打开，带上午餐。

威 利 不行，现在新式汽车的挡风玻璃是打不开的。

琳 达 可是你今天不是打开了吗？

威 利 我？我没有。（忽然停住）你说这有多怪！这有多么惊人——（他又诧异，又害怕，说不下去了，同时又可以听到远远的笛声。）

琳 达 怎么了，亲爱的？

威 利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。

琳 达 什么，亲爱的？

威 利 我想起那辆雪佛兰。（短暂的停顿）1928……我买的那辆雪佛兰——（说不下去了）你说怪不怪？刚才我可以发誓说我今天开的是那辆雪佛兰。

琳 达 嗨，那不算什么。说不定是什么事让你想起它来了。

威 利 不可思议。啧。记得那些日子吗？比夫经常给那辆车打蜡，打得多亮！后来买卖旧车那个人说什么也不信，那辆车已经开了八万英里了。（摇头）嘿！（对琳达）闭上眼睡吧，我马上就上来。（走出卧室。）

哈 皮 （对比夫）老天，说不定他又把车撞坏了！

琳 达 （对着威利的背影喊）下楼梯的时候留神，亲爱的！奶酪在中间那个格子里！（她转身，走到床前，拿起威利的上衣，走出卧室。）

〔孩子们的房间里，光线亮起来了。在暗中我们可以听见威利自言自语，“八万英里”，然后低声一笑。比夫从床上爬起来，向舞台前部走了几步，聚精会神地站住了。比夫比他弟弟哈皮大两岁，体格健壮，但是目前看上去有些潦倒，也似乎不那么自信。他不如弟弟那么事业有成，却比弟弟更有梦想，而且这些梦想也更不被普

通人接受。哈皮高大魁梧，他身上的男性吸引力就像一种色彩那样引人注目，或像一种气味，很快就被不少女人发觉。他，和他哥哥一样，也找不到方向，但是表现不同，因为他从来不肯承认失败，结果使他思想上更混乱，心里也更冷酷，但是从表面上看却显得更加心满意足。

哈 皮 （从床上起来）他要是老这样，驾驶执照非叫人没收了不可。我对他越来越不放心，你知道吗？比夫？

比 夫 他的眼睛不行了。

哈 皮 不是，我跟他一块儿开过车。他看得很清楚，他就是不能聚精会神。上个礼拜我跟他一道坐车进城。绿灯亮了，他停下来，红灯一亮他倒又开了。（笑）

比 夫 也许他色盲。

哈 皮 爸爸？他们在他们那行辨认颜色最灵了，你知道的。

比 夫 （在床上坐下）我睡觉了。

哈 皮 你不是还跟爸爸闹别扭吧，比夫？

比 夫 没有，我看他没什么大事！

威 利 （在他们脚下，起居室里）没错儿，先生，八万英里——八万二千！

比 夫 你抽烟吗？

哈 皮 （递给他一盒烟）来一根？

比 夫 （拿了一根烟）我一闻见烟味就睡不着。

威 利 看看这蜡打得多漂亮，嘿！

哈 皮 （感慨万分）真有意思，比夫，你想想，咱们俩又在这儿睡觉，这两个老床。（充满感情地拍了拍床）躺在这两张床上咱们说过多少话啊，啊？一辈子的事都谈到了。

比 夫 是啊。那么多梦想，那么多计划。

哈 皮 (带着深沉的、男性的笑)大概得有五百个女人都特别想知道咱们在这屋里说了些什么。(两人会意地轻轻一笑。)

比 夫 记得那个大个子的，贝西什么——妈的她姓什么来着——住在布什威克大街那儿的那个？

哈 皮 (梳着头发)养了条长毛大狗的那个？

比 夫 就是她。我给你撮合的，记得吗？

哈 皮 对，那是我头一回，——好像是。好家伙，那位可真是个好不挑不拣的好货！(两人笑，几乎是粗俗地笑)关于女人，我知道的一切都是你教给我的。别忘了。

比 夫 你准是忘了你当初多么爱害臊了，特别是跟女孩子在一块的时候。

哈 皮 哦，我现在还那样，比夫。

比 夫 嗨，去你的吧。

哈 皮 我现在能控制自己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觉得我越来越不害臊，可你正相反。怎么回事，比夫？你从前那点幽默、那点自信，到哪儿去了？(他摇晃着比夫的膝盖。比夫站起身来，烦躁地在屋中走来走去)出了什么事，比夫？

比 夫 为什么爸爸总要嘲笑我？

哈 皮 他不是嘲笑你，他——

比 夫 不管我说点什么，他脸上就露出一股嘲笑的神气。我简直不能走近他。

哈 皮 他不过是希望你干出点事业来，没别的。我好久以来就想跟你谈谈爸爸，比夫。他——他出了点什么事。他

——他老一个人说话。

比 夫 我今天早晨就看到了。可是他一向就爱自己叽叽咕咕的。

哈 皮 不像现在这么明显。现在发展得真叫人难堪，我不得不送他去佛罗里达休养。而且你猜怎么着？通常他是在说你。

比 夫 他说我什么？

哈 皮 我听不清楚。

比 夫 他说我什么？

哈 皮 好像总是说你还安顿不下来，还是挂在半空中……

比 夫 有别的事叫他意志消沉，哈皮。

哈 皮 你指的是什么？

比 夫 不要问了，反正别把责任都推在我身上。

哈 皮 可是如果你能开始干起来——我是说——你在那边有前途吗？

比 夫 我跟你讲，哈皮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前途。我不知道——我自己想要什么。

哈 皮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比 夫 这么说吧，我中学毕业以后有六七年想找个出路。我当轮船公司的小职员，推销员，干各种各样的差事。那种日子实在是可怜得很。大热天一早就去挤地下铁。一辈子就得全心全意地去看守仓库、打电话，再不就是买点什么、卖点什么，一年受五十个礼拜的罪，就为了那两个礼拜的假期，可是你心里一直真正希望的是到露天去干活，脱了衣服光着膀子干。还有，还得拼命想赛过身边的同事。可是怎么办呢——只有这么干才有前

途。

哈 皮 这么说，你真喜欢在农场上干活？你在那儿满意吗？

比 夫 （越来越激动）哈皮，我从战前离开家直到现在已经干了二三十种不同的职业了，结果呢，总是一样。我是最近才明白的。我在内布拉斯加放过牛，后来在达科他州，亚利桑那，最近在得克萨斯，都一样。大概我就是为这个才回家来的，就因为我明白了。我现在干活的那个农场，在那儿现在是春天了，你明白吗？他们那儿生了大概十五匹小马驹。看着一匹母马带着新生的小马驹，没有比这个更启发人，没有比这个更美的了。而且现在那里天气凉爽，你明白吗？得克萨斯现在可凉快了，而且是春天。可是每一次，不管我在哪儿，一到春天我就有一种感觉，老天爷，我在这儿毫无出路啊。我在这儿算干什么呢，跟一群马胡混，一个礼拜挣二十八块钱！我已经三十四岁了，我应该成家立业了。到这种时候我就该往家跑了。现在呢，我回来了，可我不知道我自己该干什么？（停了一下）我一向坚持决不虚度一生，当我一回来就懂了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虚度一生。

哈 皮 你是个诗人，比夫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个——你是个理想主义者！

比 夫 不是，我实在是乱七八糟。也许我该结婚。也许我该找个固定的差事。说不定我的问题就在这儿。我像个孩子。我没结婚，我也没个买卖，我不过——我像个孩子。你满足吗，哈皮？你是成功的，是不是？你满足吗？

哈 皮 妈的，才不呢！